資治通鑑/卷24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四十一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四十二 唐紀五十八

► 卷二百四十三

起重光赤奮若七月，盡玄黓攝提格，凡一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　第242卷

【唐紀五十八】　起重光赤奮若七月，盡玄黓攝提格，凡一年有奇。

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中

長慶元年（辛丑，公元八二一年）

秋，七月，甲辰，韋雍出，逢小將策馬沖其前導。雍命曳下，欲於街中杖之。河朔軍士不貫受杖，不服。雍以白弘靖，弘靖命軍虞候系治之。是夕，士卒連營呼噪作亂，將校不能制，遂入府捨，掠弘靖貨財、婦女，囚弘靖於薊門館，殺幕僚韋雍、張宗元、崔仲卿、鄭塤、都虞候劉操、押牙張抱元。明日，軍士稍稍自悔，悉詣館謝弘靖，請改心事之，凡三請，弘靖不應，軍士乃相謂曰：「相公無言，是不赦吾曹。軍中豈可一日無帥！」乃相與迎舊將朱泚，奉以為留後。泚，克融之父也，時以疾臥家，自辭老病，請使克融為之，眾從之。眾以判官張徹長者，不殺。徹罵曰：「汝何敢反，行且族滅！」眾共殺之。

壬子，群臣上尊號曰文武孝德皇帝。赦天下。

甲寅，幽州監軍奏軍亂。丁巳，貶張弘靖為賓客、分司。己未，再貶吉州刺史。庚申，以昭義節度使劉悟為盧龍節度使。悟以朱克融方強，奏請「且授克融節鉞，徐圖之。」乃復以悟為昭義節度使。

辛酉，太和公主發長安。

初，田弘正受詔鎮成德，自以久與鎮人戰，有父兄之仇，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鎮，因留以自衛，奏請度支供其糧賜。戶部侍郎、判度支崔倰，性剛褊，無遠慮，以為魏、鎮各自有兵，恐開事例，不肯給。弘正四上表，不報；不得已，遣魏兵歸。倰，沔之孫也。弘正厚於骨肉，兄弟子侄在兩都者數十人，競為侈靡，日費約二十萬，弘正輦魏、鎮之貨以供之，相屬於道。河北將士頗不平。詔以錢百萬緡賜成德軍，度支輦運不時至，軍士益不悅。都知兵馬使王庭湊，本回鶻阿布思之種也，性果悍陰狡，潛謀作亂，每抉其細故以激怒之，尚以魏兵故，不敢發。及魏兵去，壬戌夜，庭湊結牙兵噪於府署，殺弘正及僚佐、元從將吏並家屬三百餘人。庭水奏自稱留後，逼監軍宋惟澄奏求節鉞。八月，癸巳，惟澄以聞，朝廷震駭。崔倰於崔植為再從兄，故時人莫敢言其罪。初，朝廷易置魏、鎮帥臣，左金吾將軍楊元卿上言，以為非便，又詣宰相深陳利害。及鎮州亂，上賜元卿白玉帶。辛未，以元卿為涇原節度使。

瀛莫將士家屬多在幽州，壬申，莫州都虞候張良佐潛引朱克融兵入城，刺史吳暉不知所在。

癸酉，王庭湊遣人殺冀州刺史王進岌，分兵據其州。

魏博節度使李愬聞田弘正遇害，素服令將士曰：「魏人所以得通聖化，至今安寧富樂者，田公之力也。今鎮人不道，輒敢害之，是輕魏以為無人也。諸君受田公恩，宜如何報之？」眾皆慟哭。深州刺史牛元翼，成德良將也，愬使以寶劍、玉帶遺之，曰：「昔吾先人以此劍創立大勳，吾又以之平蔡州，今以授公，努力翦庭湊！」元翼以劍，帶徇於軍，報曰：「願盡死！」愬將出兵，會疾作，不果。元翼，趙州人也。

乙亥，起復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為魏博節度使，令乘驛之鎮。布固辭不獲，與妻子賓客訣曰：「吾不還矣！」悉屏去旌節導從而行，未至魏州三十里，被發徒跣，號哭而入，居於堊室。月俸千緡，一無所取，賣舊產，得錢十餘萬緡，皆以頒士卒，舊將老者兄事

之。

丙子，瀛州軍亂，執觀察使盧士玫及監軍僚佐送幽州，囚於客館。

王庭湊遣其將王立攻深州，不克。

丁丑，詔魏博、橫海、昭義、河東、義武諸軍各出兵臨成德之境，若王庭湊執迷不復，宜即進討。成德大將王儉等五人謀殺王庭湊，事洩，並部兵三千人皆死。

己卯，以深州刺史牛元翼為深冀節度使。丁亥，以殿中侍御史溫造為起居舍人，充鎮州四面諸軍宣慰使，歷澤潞、河東、魏博、橫海、深冀、易定等道，諭以軍期。造，大雅之五世孫也。己丑，以裴度為幽、鎮兩道招撫使。

癸巳，王庭湊引幽州兵圍深州。

九月，乙巳，相州軍亂，殺刺史邢濛。

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訥羅來求盟。庚戌，以大理卿劉元鼎為吐蕃會盟使。

壬子，朱克融焚掠易州、淶水、遂城、滿城。

自定兩稅法以來，錢日重，物日輕，民所輸三倍其初，詔百官議革其弊。戶部尚書楊於陵以為：「錢者所以權百貨，留遷有無，所宜流散，不應蓄聚。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。又，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，歲入百萬，今才十餘爐，歲入十五萬，又積於商賈之室及流入四夷。又，大歷以前淄青、太原、魏博貿易雜用鉛鐵，嶺南雜用金、銀、丹砂、象齒，今一用錢。如此，則錢焉得不重，物焉得不輕！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谷、帛，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，則錢日滋矣。」朝廷從之，始令兩稅皆輸布、絲、纊；獨鹽、酒課用錢。

冬，十月，丙寅，以鹽鐵轉運使、刑部尚書王播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，使職如故。播為相，專以承迎為事，未嘗言國家安危。

以裴度為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。左領軍大將軍杜叔良，以善事權幸得進；時幽、

鎮兵勢方盛，諸道兵未敢進，上欲功速成，宦官薦叔良，以為深州諸道行營節度使。以牛元翼為成德節度使。

癸酉，命宰相及大臣凡十七人與吐蕃論訥羅盟於城西。遣劉元鼎與訥羅入吐蕃，亦與其宰相以下盟。

乙亥，以沂州刺史王智興為武寧節度副使。先是，副使皆以文吏為之，上聞智興有勇略，欲用之於河北，故是以寵之。

丁丑，裴度自將兵出承天軍故關以討王庭湊。

朱克融遣兵寇蔚州。

戊寅，王庭湊遣兵寇貝州。

己卯，易州刺史柳公濟敗幽州兵於白石嶺，殺千餘人。

庚辰，橫海軍節度使烏重胤奏敗成德兵於饒陽。

辛巳，魏博節度使田布將全軍三萬人討王庭湊，屯於南宮之南，拔其二柵。

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，求為宰相，由是有寵於上，每事咨訪焉。稹無怨於裴度，但以度先達重望，恐其復有功大用，妨己進取，故度所奏晝軍事，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。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奸蠹之狀，以為：「逆豎構亂，震驚山東，奸臣作朋，撓敗國政。陛下欲掃蕩幽、鎮，先宜肅清朝廷。何者？為患有大小，議事有先後。河朔逆賊，只亂山東；禁闈奸臣，必亂天下；是則河朔患小，禁闈患大。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，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。今文武百寮，中外萬品，有心者無不憤忿，有口者無不咨嗟，直以獎用方深，不敢抵觸，恐事未行而禍已及，不為國計，且為身謀。臣自兵興以來，所陳章疏，事皆要切，所奉書詔，多有參差，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，遭奸臣抑損之事不少。臣素與佞幸亦無仇嫌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，面陳軍事，奸臣最所畏憚，恐臣發其過惡，百計止臣。臣又請與諸軍齊進，隨便攻討，奸臣恐臣或有成功，曲加阻礙，逗遛日時。進退皆受羈牽，意見悉遭蔽塞。但欲令臣失所，臣無成，則天下理亂，山東勝負，悉不顧矣。為臣事君，一至於此！若朝中奸臣盡去，則河朔逆賊不討

自平；若朝中奸臣尚存，則逆賊縱平無益。陛下倘未信臣言，乞出臣表，使百官集議，彼不受責，臣當伏辜。」表三上，上雖不悅，以度大臣，不得已，癸未，以弘簡為弓箭庫使，稹為工部侍郎。稹雖解翰林，恩遇如故。

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，宦官受其賂，為之請，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請誅之。上曰：「直臣有才，可惜！」僧孺對曰：「彼不才者，無過溫衣飽食以足妻子，安足慮！本設法令，所以擒制有才之人。安祿山、朱泚皆才過於人，法不能制者也。」上從之。

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，諸軍倚重胤獨當幽、鎮東南，重胤宿將，知賊未可破，按兵觀釁。上怒，丙戌，以杜叔良為橫海節度使，徙重胤為山南西道節度使。

靈武節度使李進誠奏敗吐蕃三千騎於大石山下。

十一月，辛酉，淄青節度使薛平奏突將馬廷崟作亂，伏誅。時幽、鎮兵攻棣州，平遣大將李叔佐將兵救之。刺史王稷供饋稍薄，軍士怨怒，宵潰，推廷崟為主，行且收兵至七千餘人，逕逼青州。城中兵少，不敵，平悉發府庫及家財召募，得精兵二千人，逆戰，大破之，斬廷崟，其黨死者數千人。橫海節度使杜叔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，遇敵輒北。鎮人知其無勇，常先犯之。十二月，庚午，監軍謝良通奏叔良大敗於博野，失亡七千餘人。叔良脫身還營，喪其旌節。

丁丑，義武節度使陳楚奏敗朱克融兵於望都及北平，斬獲萬餘人。

戊寅，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為忠武節度使、兼深州行營節度使，代杜叔良。

自憲宗征伐四方，國用已虛，上即位，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，及幽、鎮用兵久無功，府藏空竭，勢不能支。執政乃議：「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，罪有重輕，請赦克融，專討庭湊。」上從之。乙酉，以朱克融為平盧節度使。

戊子，義武奏破莫州清源等三柵，斬獲千餘人。

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中

長慶二年（壬寅，公元八二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酉，幽州兵陷弓高。先是，弓高守備甚嚴，有中使夜至，守將不內，旦，乃得入，中使大詬怒。賊諜知之，他日，偽遣人為中使，投夜至城下，守將遽內之，賊眾隨之，遂陷弓高。又圍下博。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，以為：「自幽、鎮逆命，朝廷征諸道兵，計十七八萬，四面攻圍，已逾半年，王師無功，賊勢猶盛。弓高既陷，糧道不通，下博、深州，饑窮日急。蓋由節將太眾，其心不齊，莫肯率先，遞相顧望。又，朝廷賞罰，近日不行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，已敗衄者不聞得罪。既無懲勸，以至遷延，若不改張，必無所望。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，開弓高糧路，合下博諸軍解深、邢重圍，與元翼合勢。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，西面壓境，觀釁而動。若乘虛得便，即令同力翦除；若戰勝賊窮，亦許受降納款。如此，則夾攻以分其力，招諭以動其心，必未及誅夷，自生變故。又請詔光顏選諸道兵精銳者留之，其餘不可用者悉遣歸本道，自守土疆。蓋兵多而不精，豈唯虛費資糧，兼恐撓敗軍陳故也。今既只留東西二帥，請各置都監一人，諸道監軍，一時停罷。如此，則眾齊令一，必有成功。又，朝廷本用田布，令報父仇，今領全師出界，供給度支，數月已來，都不進討，非田布固欲如此，抑有其由。聞魏博一軍，屢經優賞，兵驕將富，莫肯為用。況其軍一月之費，計實錢二十八萬緡，若更遷延，將何供給？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。若兩道止共留兵六萬，所費無多，既易支持，自然豐足。今事宜日急，其間變故遠不可知。苟兵數不抽，軍費不減，食既不足，眾何以安！不安之中，何事不有！況有司迫於供軍，百端斂率，不許即用度交闕，盡許則人心無憀。自古安危皆繫於此，伏乞聖慮察而念之。」疏奏，不省。己亥，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，至下博，盡為成德軍所掠。時諸軍匱乏，供軍院所運衣糧，往往不得至院，在塗為諸軍邀奪，其懸軍深入者，皆凍餒無所得。

初，田布從其父弘正在魏，善視牙將史憲誠，屢稱薦，至右職。及為節度使，遂寄以腹心，以為先鋒兵馬使，軍中精銳，悉以委之。憲誠之先，奚人也，世為魏將。魏與幽、鎮本相表裡，及幽、鎮叛，魏人固搖心。布以魏兵討鎮，軍於南宮，上屢遣中使督戰，而將士驕惰，無鬥志，又屬大雪，度支饋運不繼。布發六州租賦以供軍，將士不悅，曰：「故事，軍出境，皆給朝廷。今尚書刮六州肌肉以奉軍，雖尚書瘠己肥國，六州之人何罪乎！」憲誠陰蓄異志，因眾心不悅，離間鼓扇之。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，使救深州。庚子，布軍大潰，多歸憲誠，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。壬寅，至魏州。癸卯，布復召諸將議出兵，諸將益偃蹇，曰：「尚書能行河朔舊事，則死生以之。若使復戰，則不能也！」布無如之何，歎曰：「功不成矣！」即日，作遺表具其狀，略曰：「臣觀眾意，終負國恩。臣既無功，敢忘即死。伏願陛下速救光顏、元翼，不然者，義士忠臣皆為河朔屠害矣！」奉表號器，拜授幕僚李石，乃入啟父靈，抽刀而言曰：「上以謝君

父，下以示三軍。」遂刺心而死。憲誠聞布已死，乃諭其眾，遵河北舊事。眾悅，擁憲誠還魏，奉為留後。戊申，魏州奏布自殺。己酉，以憲誠為魏博節度使。憲誠雖喜得旄鉞，外奉朝廷，然內實與幽、鎮連結。

庚戌，以德州刺史王日簡為橫海節度使。日簡，本成德牙將也。壬子，貶杜叔良為歸州刺史。

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，官軍三面救之，皆以乏糧不能進。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而已。軍士自采薪芻，日給不過陳米一勺。深州圍益急，朝廷不得已，二月，甲子，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，軍中將士官爵皆復其舊；以兵部侍郎韓愈為宣慰使。

上之初即位也，兩河略定，蕭俛、段文昌以為「天下已太平，漸宜消兵，請密詔天下，軍鎮有兵處，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、死。」上方荒宴，不以國事為意，遂可其奏。軍士落籍者眾，皆聚山澤為盜。及朱克融、王庭湊作亂，一呼而亡卒皆集。詔征諸道兵討之，諸道兵既少，皆臨時召募，烏合之眾。又，諸節度既有監軍，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，主將不得專號令，戰小勝則飛驛奏捷，自以為功，不勝則迫脅主將，以罪歸之。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，遣羸懦者就戰，故每戰多敗。又凡用兵，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，朝令夕改，不知所從。不度可否，惟督令速戰。中使道路如織，驛馬不足，掠行人馬以繼之，人不敢由驛路行。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眾，裴度元臣宿望，烏重胤、李光顏皆當時名將，討幽、鎮萬餘之眾，屯守逾年，竟無成功，財竭力盡。

崔植、杜元穎、王播為相，皆庸才，無遠略。史憲誠既逼殺田布，朝廷不能討，遂並朱克融、王庭湊以節鉞授之。由是再失河朔，訖於唐亡，不能復取。朱克融既得旌節，乃出張弘靖及盧士玫。

丙寅，以牛元翼為山南東道節度使，以左神策行營樂壽鎮兵馬使清河傅良弼為沂州刺史，以瀛州博野鎮遏使李寰為忻州刺史。良弼、寰所戍在幽、鎮之間，朱克融、王庭水奏互加誘脅，良弼、寰不從，各以其眾堅壁，賊竟不能取，故賞之。

丙子，賜橫海節度使王日簡姓名為李全略。

辛巳，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崔植罷為刑部尚書，以工部侍郎元稹同平章事。癸未，加李光顏橫海節度、滄景觀察使，其忠武、深州行營節度如故。以橫海節度使李全略為

德棣節度使。時朝廷以光顏懸軍深入，饋運難通，故割滄景以隸之。

王庭湊雖受旌節，不解深州之圍。丙戌，以知制誥東陽馮宿為山南東道節度副使，權知留後，仍遣中使入深州督牛元翼赴鎮。裴度亦與幽、鎮書，責以大義。朱克融即解圍去，王庭湊雖引兵少退，猶守之不去。

元稹怨裴度，欲解其兵柄，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。丁亥，以度為司空、東都留守，平章事如故。諫官爭上言：「時未偃兵，度有將相全才，不宜置之散地。」上乃命度入朝，然後赴東都。以靈武節度使李聽為河東節度使。初，聽為羽林將軍，有良馬，上為太子，遣左右諷求之，聽以職總親軍，不敢獻。及河東缺帥，上曰：「李聽不與朕馬，是必可任。」遂用之。

昭義監軍劉承偕恃恩，陵轢節度使劉悟，數眾辱之，又縱其下亂法。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，以汶代之。悟知之，諷其軍士作亂，殺汶。圍承偕，欲殺之，幕僚賈直言入，責悟曰：「公所為如是，欲效李司空邪！此軍中安知無如公者，使李司空有知，得無笑公於地下乎！」悟遂謝直言，救免承偕，囚之府捨。

初，上在東宮，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，故即位，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。三月，壬辰朔，詔：「神策六軍使及南牙常參武官具由歷、功績，牒送中書，量加奬擢。其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，悉奏聞，與除官。應天下諸軍，各委本道據守舊額，不得輒有減省。」於是商賈、胥吏爭賂藩鎮，牒補列將而薦之，即升朝籍。奏章委職，士大夫皆扼腕歎息。

武寧節度副使王智興將軍中精兵三千討幽、鎮，節度使崔群忌之，奏請即用智興為節度使，不則召詣闕，除以他官。事未報，智興亦自疑。會有詔赦王庭湊，諸道皆罷兵，智興引兵先期入境。群懼，遣使迎勞，且使軍士釋甲而入。智興不從。乙巳，引兵直進，徐人開門待之，智興殺不同己者十餘人，乃入府牙，見群及監軍，拜伏曰：「軍眾之情，不可如何！」為群及判官、從吏具人馬及治裝，皆素所辦也，遣兵衛送群，至埇橋而返。遂掠鹽鐵院錢帛，及諸道進奉在汴中者，並商旅之物，皆三分取二。

丙午，加朱克融、王庭湊檢校工部尚書。上聞其解深州之圍，故褒之，然庭湊之兵實猶在深州城下。韓愈既行，眾皆危之。詔愈至境更觀事勢，勿遽入，愈曰：「止，君之仁；死，臣之義。」遂往，至鎮，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，及館，甲士羅於庭。庭湊言曰：「所以紛紛者，乃此曹所為，非庭湊心。」愈厲聲曰：「天子以尚書有將師材，故

賜之節鉞，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！」甲士前曰：「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滔，血衣猶在，此軍何負朝廷，乃以為賊乎！」愈曰：「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。夫逆順之為禍福豈遠邪！自祿山、思明以來，至元濟、師道，其子孫有今尚存仕宦者乎！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，子孫雖在孩提，皆為美官；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，弱冠為節度使；劉悟、李祐，今皆為節度使；汝曹亦聞之乎！」庭湊恐眾心動，麾之使出，謂愈曰：「侍郎來，欲使庭湊何為？」愈曰：「神策六軍之六如牛元翼者不少，但朝廷顧大體，不可棄之耳！尚書何為圍之不置。」庭湊曰：「即當出之。因與愈宴，禮而歸之。未幾，牛元翼將十騎突圍出，深州大將藏平等舉城降，庭湊責其久堅守，殺平等將吏百八十餘人。

戊申，裴度至長安，見上，謝討賊無功。先是，上詔劉悟送劉承偕詣京師，悟托以軍情，不時奉詔。上問度：「宜如何處置？」度對曰：「承偕在昭義，驕縱不法，臣盡知之，悟在行營與臣書，具論其事。時有中使趙弘亮在臣軍中，持悟書去，云『欲自奏之』，不知嘗奏不？」上曰：「朕殊不知也，且悟大臣，何不自奏！」對曰：「悟武臣，不知事體。然今事狀藉藉如此，臣等面論，陛下猶不能決，況悟當日單辭，豈能動聖聽哉！」上曰：「前事勿論，直言此時如何處置？」對曰：「陛下必欲收天下心，止應下半紙詔書，具陳承偕驕縱之罪，令悟集將士斬之，則藩鎮之臣。孰不思為陛下效死！非獨悟也。」上俯首良久，曰：「朕不惜承偕，然太后以為養子，今茲囚縶，太后尚未知之，況殺之乎；卿更思其次。」度乃與王播等奏請「流承偕於遠州，必得出。」上從之。後月餘，悟乃釋承偕。

李光顏所將兵聞當留滄景，皆大呼西走，光顏不能制，因驚懼成疾。己酉，上表固辭橫海節，乞歸許州。許之。

壬子，以裴度為淮南節度使，餘如故。

加劉悟檢校司徒，餘如故。自是悟浸驕，欲效河北三鎮，招聚不逞，章表多不遜。

裴度之討幽、鎮也，回鶻請以兵從。朝議以為不可，遣中使止之。回鶻遣其臣李義節將三千人已至豐州北，卻之，不從。詔發繒帛七萬匹以賜之，甲寅，始還。

王智興遣輕兵二千襲濠州。丙辰，刺史侯弘度棄城奔壽州。

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，上亦自重之。戊午，制留度輔政，以中書侍郎、同平章

事王播同平章事，代度鎮淮南，仍兼諸道鹽鐵轉運使。

李寰帥其眾三千出博野，王庭湊遣兵追之。寰與戰，殺三百餘人，庭湊兵乃還，餘眾二千猶固守博野。

朝廷以新罷兵，力不能討徐州，己未，以王智興為武寧節度使。

復以德棣節度使李全略為橫海節度使。夏，四月，辛酉朔，日有食之。

甲戌，以傅良弼、李寰為神策都知兵馬使。

戶部侍郎、判度支張平叔上言：「官自糶鹽，可以獲利一倍。」又請「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。」又乞「令宰相領鹽鐵使。」又請「以糶鹽多少為刺史、縣令殿最。」又乞「檢責所在實戶，據口團保，給一年鹽，使其四季輸價。」又「行此策後，富商大賈或行財賄，邀截喧訴，其為首者所在杖殺，連狀人皆杖脊。」詔百官議其可否。兵部侍郎韓愈上言，以為：「城郭之外，少有見錢糴鹽，多用雜物貿易。鹽商則無物不取，或賒貸徐還，用此取濟，兩得利便。今令人吏坐鋪自糶，非得見錢，必不敢受。如此，貧者無從得鹽，自然坐失常課，如何更有倍利！又若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而糶之，必索百姓供應，騷擾極多。又，刺史、縣令職在分憂，豈可惟以鹽利多少為之升黜，不復考其理行！又，貧家食鹽至少，或有淡食動經旬月，若據口給鹽，依時征價，官吏畏罪，必用威刑，臣恐因此所在不安，此尤不可之大者也。」中書舍人韋處厚議，以為：「宰相處論道之地，雜以鹺務，實非所宜。竇參、皇甫鎛皆以錢穀為相，名利難兼，卒蹈禍敗。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，夫強人之所不能，事必不立；禁人之所必犯，法必不得矣。」事遂寢。平叔又奏征遠年逋欠。江州刺史李渤上言：「度支征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餘緡，當州今歲旱災，田損什九。陛下奈何於大旱中征三十六年前逋負！」詔悉免之。

邕州人不樂屬容管，刺史李元宗以吏人狀授御史，使奏之。容管經略使嚴公素聞之，遣吏按元宗擅以羅陽縣歸蠻酋黃少度。五月，壬寅，元宗將兵百人并州印奔黃洞。

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，和王傅于方欲以奇策於進，言於元稹，請「遣客王昭、于友明間說賊黨，使出元翼。仍賂兵、吏部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通，令以便宜給賜。」稹皆然之，有李賞者，知其謀，乃告裴度，雲方為稹結客刺度，度隱而不發。賞詣左神策告其事。丁巳，詔左僕射韓皋等鞫之。

戊午，幽州節度使朱克融進馬萬匹，羊十萬口，而表雲先請其直充犒賞。

三司按於方刺裴度事，皆無驗。六月，甲子，度及元稹皆罷相，度為右僕射，稹為同州刺史。以兵部尚書李逢吉為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党項寇靈州、渭北，掠官馬。

諫官上言：「裴度無罪，不當免相。元稹與於方為邪謀，責之太輕。上不得已，壬申，削稹長春宮使。

吐蕃寇靈武。庚辰，鹽州奏党項都督拔跋萬誠請降。

壬午，吐蕃寇鹽州。

戊子，復置邕管經略使。

初，張弘靖為宣武節度使，屢賞以悅軍士，府庫虛竭。李願繼之，性奢侈，賞勞既薄於弘靖時，又峻威刑，軍士不悅，願以其妻弟竇瑗典宿直兵；瑗驕貪，軍中惡之。牙將李臣則等作亂，秋，七月，壬辰夜，即帳中斬瑗頭，因大呼，府中響應。願與一子逾城奔鄭州。亂兵殺其妻，推都押牙李忝為留後。

丙申，宋王結薨。

戊戌，宣武監軍奏軍亂。庚子，李忝自奏已權知留後。

乙巳，詔三省官與宰相議汴州事，皆以為宜如河北故事，授李忝節。李逢吉曰：「河北之事，蓋非獲已。今若並汴州棄之，則是江、淮以南皆非國家有也。」杜元穎、張平叔爭之曰：「奈何惜數尺之節，不愛一方之死乎！」議未決，會宋、亳、潁三州刺史各上奏，請別命帥。上大喜，以逢吉議為然，遣中使詣三州宣慰。逢吉因請「以將軍征忝入朝，以義成節度使韓充鎮宣武。充，弘之弟，素寬厚得眾心。脫忝旅拒，則命徐、許兩軍攻其左右而滑軍蹙其北，充必得入矣。」上皆從之。

丙午，貶李願為隨州刺史，以韓充為宣武節度兼義成節度使。征李忟為右金吾將軍，忟不奉詔。宋州刺史高承簡斬其使者，忟遣兵二千攻之，陷寧陵、襄邑。宋州有三城，賊已陷其南城，承簡保北二城，與賊十餘戰。癸丑，忠武節度使李光顏將兵二萬五千討李忟，屯尉氏。兗海節度使曹華聞忟作亂，不俟詔，即發兵討之。忟遣兵三千人攻宋州，適至城下，丙辰，華逆擊，破之。丁巳，李光顏敗宣武兵於尉氏，斬獲二千餘人。

八月，辛酉，大理卿劉元鼎自吐蕃還。

甲子，韓充入汴境，軍於千塔。武寧節度使王智興與高承簡共破宣武兵，斬首千餘級，餘眾遁去。壬申，韓充敗宣武兵於郭橋，斬首千餘級，進軍萬勝。初，李忟既為留後，以都知兵馬使李質為腹心。及忟除將軍，不奉詔，質屢諫不聽，會忟疽發於首，遣李臣則等將兵拒李光顏於尉氏。既而官軍四集，兵屢敗，忟疾甚，悉以軍事屬李質，臥於家。丙子，質與監軍姚文燾擒忟，殺之。詐為忟牒，追臣則等，至，皆斬之。執忟四子送京師。韓充未至，質權知軍務，時牙兵三千人，日給酒食，物力不能支。質曰：「若韓公始至而罷之，則人情大去矣！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帥。」即命罷給而後迎充。丁丑，充入汴。癸未，以韓充專為宣武節度使。以曹華為義成節度使，高承簡為兗、海、沂、密節度使，加李光顏兼侍中，以李質為右金吾將軍。韓充既視事，人心粗定，乃密籍軍中為惡者千餘人，一朝，並父母妻子悉逐之，曰：「敢少留境內者斬。」於是軍政大治。

九月，戊子朔，浙西觀察使京兆竇易直奏大將王國清作亂，伏誅。初，易直聞汴州亂而懼，欲散金帛以賞軍士，或曰：「賞之無名，恐益生疑。」乃止。而外已有知之者，故國清作亂，易直討擒之，並殺其黨二百餘人。

德州刺史王稷，承父鍔餘貲，家富厚。橫海節度使李景略利其財，丙申，密教軍士殺稷，屠其家，納其女為妾，以軍亂聞。

朝廷之討李忟也，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魏博，史憲誠表請授忟旌節，又於黎陽築馬頭，為渡河之勢，見文恪，辭禮倨慢；及聞忟死，辭禮頓恭，曰：「憲誠，胡人，譬如狗，雖被捶擊，終不離主耳。」

冬，十一月，庚午，皇太后幸華清宮。辛未，上自復道幸華清宮，遂畋於驪山，即日還宮。太后數日乃返。

丙子，集王緗薨。

庚辰，上與宦者擊球於禁中，有宦者墜馬，上驚，因得風疾，不能履地，自是人不聞上起居。宰相屢乞入見，不報。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，且請入見。十二月，辛卯，上見群臣於紫宸殿，御大繩床，悉去左右衛官，獨宦者十餘人侍側，人情稍安。李逢吉進言：「景王已長，請立為太子。」裴度請速下詔，副天下望。上無言。既而兩省官亦繼有請立太子者。癸巳，詔立景王湛為皇太子。上疾浸瘳。

是歲，初行《宣明歷》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